



让烽火岁月在墨香中重现

范淑文

《晋阳秋》是慕湘将军于196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，以抗战时期（1937年）山西太原县（今太原市晋源区）为背景，描写中国共产党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斗争历程。这部小说曾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，受到听众的广泛关注。

前段时间，我参加山西省散文学会组织的采风活动，来到位于晋源区花塔村的晋阳秋红色文化纪念馆，聆听晋源区党校校长程焕金的介绍。当程焕金校长展开手稿，浓香的油墨裹着烽烟，漫过满堂文人的衣襟。

80多年前，晋阳大地的秋色浸染了血色与硝烟。车把式刘五穿过城门洞，踏入一片混杂的市井，随着石磨的转动与抗战传单的飞扬，掀开了慕湘将军《晋阳秋》小说的序幕。这里既有“朱漆斑驳的古老宅院”，又有“缝纫机跳动的烟火气”，而这一切在日军的铁蹄下岌岌可危。

在牺盟会的领导下，以共产党人郭松为代表的一群青年学生动员民众，揭露汉奸，将抗日的火种播撒在晋阳大地。身为女师教员的兰蓉，以柔弱的身躯冲破封建桎梏，与李凝芳等女性，并肩投身救亡运动。她们在课堂上宣讲抗日思想，在街头组织募捐活动。李凝芳逃离封建婚姻，投身革命，成为旧时代女性觉醒的缩影。

郭松联合进步青年，组建游击队，与消极抗战的势力作斗争，最终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

程焕金校长意味深长地讲述晋阳城曾经的辉煌与遭遇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日军不断蚕食中国，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，平津、华北危急，中华民族危殆。

中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，山西是红军抗日的主战场。毛泽东指出：“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，其他为后方。经营山西，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。”

星星之火，在山西的抗日战场一次又一次地点燃。平型关大捷，在山西灵丘打破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；夜袭阳明堡，山西代县一小时击毁击伤24架敌机；雁门关大捷，山西代县雁门关两次伏击切断日军补给线；百团大战，是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、持续时间最长的战略性进攻战役。

我不禁联想到，201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天安门前九三大阅兵，大镜头给到一位受阅老兵正在行军礼，他道出了全体老兵的心声：“我们活着一定要替战友走过天安门！”老人们做到了，他们是活着的抗战记忆！

在晋阳秋红色文化纪念馆里，我看到了慕湘将军的手稿，那是他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话。他说：“在那黑暗的年代里，有时我们仓促一别，彼此间还有很多话没说完，满心期待下次重逢会作彻夜畅谈。突然噩耗传来，从此便是永远再见不到的踪影。”“在这种时候，理性和感性的控制完全失效，仇恨、悲痛一下子上升到了极限。对自己说报仇吧！”慕湘将军以笔为枪，将太原县的抗战史诗铸成文学丰碑。而今人重建太原古县城、再版《晋阳秋》经典著作，就是以文化为桥梁，让历史的回声永不沉寂。

今日的晋阳大地，稻田书院的书声与纪念馆的展览交织，告诉后人：秋色虽年复一年，但血与火淬炼的信仰，终将随山河日月永恒同辉。

80多年风雨，晋阳秋色未老。“记录成一部小说，以此告慰先烈英灵。”这或许是慕湘将军最深沉最有力的文字表达：让烽火岁月在墨香中重现，让每一代人都能在秋阳下，聆听曾经的呐喊与誓言。



赏荷 颂荷

邢芝兰

正值荷花季，有一天网络上征对联，出了上联求下联，上联是“雨落荷池花带露”，一向喜欢参与此类活动的老伴马上对出下联“风抚柳堤树笼烟”，当即得到好评。这使我想起几十年前一次在济南匆忙观赏荷花的往事来。

那是上世纪80年代，丈夫和我接连在省报发表了文章，他撰写的学术论文被学术专刊采用，且被全国几家大报转载。那两年我俩又分别外出进修。我进修回来，很快又开了一门新的课程。全国七省市院校组织编写教材，我担负了重要部分的撰写工作。那年，编写组在庐山开会，我路经济南，那是一个“四面荷花三面柳，一城山色半城湖”的美丽城市。我游览了湖光秀美、垂柳依依的大明湖，欣赏了舒曼柔情、流光溢彩的睡莲和婀娜多姿、亭亭玉立的荷花。在大明湖游览过程中，我的心里总是萦绕着一种淡淡的缺憾：如果丈夫和孩子们也能一起来游览，那该多好啊！孩子们嬉闹玩耍，丈夫引经据典，该是多么温馨的场面。突然想起家里挂着丈夫书写的条幅，上面写着“一代才人留千古名句：三秋桂子 十里荷花”。北宋大诗人柳永写的是杭州的荷花，我赏了大明湖荷花，就心满意足了，只是那个淡淡的缺憾多少年来一直未能补上。

世事沧桑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，



孩子们各自成家立业，各展宏图。至于先生和我，从讲台上退下后依然习惯性地手不释卷，尤其先生还在孜孜不倦地读书、写字，也作诗。

我国自古就是诗的国度，有了诗就会让岁月充盈着诗意，变得更加美好。我从家里故纸堆翻出丈夫的多首咏荷诗。他自己没有标年份，只标了日月。从所用的卡片是药盒而不是烟盒能看出来，应是2011年他戒烟之后所作，我从中选了三首，摘录如下——

（一）7月6日晚，拜读火山诸君咏荷诗，即兴《七律 颂荷》，附雅耳。

沉沦泥沼不悲伤，蓄势图存能自强；
守身如玉从清流，根生气节拒污玷。
绿叶婷婷浮翠盖，红花灼灼泛霞光；
感动多少神来笔，挥洒珠玑赋华章！

（二）6月26日，游火山看“民间俗事”，视频中园林亭榭破败，唯荷花新开，柳丝如帘，随笔《七绝》：

昔日笙歌早杳茫，榭前柳丝柔依然；
主人浩歌游仙去，独遗红荷泣清涟。

（三）7月4日赞雨中荷开：

凌波荷伞绿葳蕤，出水芙蓉羞緬翡；
清者本来爱自好，含苞更喜甘霖催。

无用之自在

邓 静

我读《无用之美》这本书，会被序言所吸引，反复地读，赞叹地读，是因为太爱，言之及心，心有戚戚焉。

作者在序言中说，人生要靠什么动力而活？如果是以压力和恐惧为驱动模式，因为不安而进取，因为恐惧而努力。目标主导，战而又战。这种驱动模式也许有效，但是人心像皮筋，如果一直处于紧张的拉扯和刺激中，就会失去韧性和力道，陷入深深的倦怠和无意义中。

深以为然。

小时候，稍一懈怠，大人就会指着穿黄马甲的清洁工，一脸嫌弃：“不好好学习，长大了只能扫大街。”大人的恫吓，成了孩提时我们的条件反射，一看到清洁工，就会充满忧虑和担心。没想到，长大后，有编制的清洁工，却成为千人争考的香饽饽。原来，那些恐惧和担心，会以这样的讽刺和荒诞成为可以接纳的“没什么大不了的”事。

世上也许真的“没什么大不了的”事，成王败寇，只是外界的标准。我们内心的恐惧和不安，只是被裹挟被编码而已。

年少时渴望成为一名作家，这个目标或明或暗地闪烁在我人生的每个阶段。但是，生活疲惫，碎银重要，养家焦虑。我虽然一直在打怪升级，但最终，没有和亲爱的文字联姻，只是稀松平常地，活成了一名庸常的中年妇人。

那日回家，等红绿灯时，我打开了车窗。雨过天晴，小鸟啾啾。闪烁的红绿灯，像心跳声，一下一下地，共鸣着我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美好，活在当下的美好。也许我的确无法成为作家，也许我真的平庸一生，但是，那又怎样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我依然可以感受活着的美好、有趣、自在和幸福。

无用的，没有功利目标的人生，亦可美好自在。也许，当下的兴味和高质量的体验，比起那些崇高的目标，更能让我们被满足被安抚吧。

庄子说：“巧者劳而知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。”意思是，一个认为自己并没有太多用处、不承担什么使命的人，有可能过得最开心。因为只要安心，就可以在当下的生活中得到充分的享受。

半年前，我养了一只小文鸟。养育它，拓宽了我的感知边界。我以前走路，目不斜视，专心致志。我现在走路，忍不住被路边的麻雀吸引。它们一蹦一跳地，闪避着行人车辆，肆意飞行。我一边观察它们，一边想自家的文鸟，麻雀与我家文鸟，谁更快乐？

我深爱我家文鸟。因为爱它，我能听懂它的每一声啾啾，快乐害怕还是生病，它的每一声呢喃，我都能准确回应；因为爱它，我懂得鸟儿的食谱，能吃什么最喜欢吃什么不能吃什么，我了如指掌……我现在就是一名妥妥的鸟专家。

所以，生命中最有意义、最能激发生机和热情的，不是由生存状态带来的压力，而是来自心中的热忱和自发的动力。

艺术家林曦的自发动力是写字画画和设计物件，这些，是她心中的一束光，让她可以安在当下，享受当下。

有一次，林曦问陈丹青老师，怎么才能画得好一点，出品率高一点。陈老师坐那儿，点了一支烟，说：“就是瞎画。”

“瞎画”就是专注在自己能够感知到的东西上，这种臣服和安于自己一隅的快乐，既是艺术的本质，也是人生的本质：我只接受我能搞定的这一点点，于是用心在这一点点，也充分享受这一点点。